

春意

黄丹丹

雨水节气后，春色在江淮之间渐次铺染开来。春的性子急，她忙不迭地挥手指点，今天派春风把柳枝给吹柔了，明天派春光把梅花给晒开了，后天再看，柳枝上毛茸茸的芽儿将绽未绽，而盛开的梅朵又将凋谢了。柳绿时，桃花红了，桃花谢时，杏花白，杏花之后还有海棠、芍药……也难怪春是急性子，她宝囊里的好东西太多，不快速布展哪来得及？

每日在机关大楼里，或伏案，或参会，偶尔抬眼望窗，窗外的假山，草色隐隐地泛了鲜。我当即想到，那假山后的寿春公园，春色怕是更甚了。在食堂午餐后，我和摄影家老李便同往公园散步。在公园里，我们看见，一只野鸭子也从芦苇丛里悠闲地出来散步，只是，我们在岸上走，它在水里游。老李对它“呵切切”一声，试图惊飞它，它不理不睬，头也不回地继续以自己的节奏“散步”。自讨没趣的我们便也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。好风景又不是只有你一只野鸭子，前面还有一树栖满白鸟似的玉兰花呢，它们在春光里摇曳着，不动声色却又艳丽独绝。河边，还有飘临于水面的柳条儿，每一枝，乃至每一枝上的每一朵芽苞都有不同的韵致。公园里好看得可多了，一只野鸭子算什么？

春天里孕育与容纳的美太丰富了。老李踢踢脚下，说：“看吧，野草与人工种的草旺相多了！”可不是，野草已探身出土，在殁于去年冬寒的枯草坪上款款地舞动着。

又一日，我独自来到河边。昨日毛茸茸如稚鸡仔绒毛般的芽朵，今天就长成了新茶水后浮于茶汤里的芽朵。我拿起手机对着柳芽儿拍照的时候，先我一步来公园的老李探身望向我的镜头，她

边指点我取景，边说：“避开别的景，只拍这一枝，简洁才美。”于是，我的镜头留下了一朵悬于水波之上的柳芽儿，这一朵与昨日有别的柳。

柳变了，柳下的野蔷薇也变了。野蔷薇的叶子簇成了一朵朵紫红色的花型，她们可真爱美，把叶也长成花样。我喜爱野蔷薇，到了暮春，她们攀高的枝条上生出累累花朵，怎么形容她们花盛的时刻呢？那些单薄素净的小花缀满花藤，远远看上去，就像悬挂彩色星星的夜空。小小的蔷薇花，头抵头，肩挨肩，简直比夜空的星星还紧密。站在花藤下，仰起头，你无法聚焦某一朵花，因为你的视野里漾满了那些粉色星星的集体相，在阳光下，春风里，她们真是一闪一闪亮晶晶！

夜晚，归家后，我打开手机图片库，翻开春的图景。最近的一帧，是黄昏时我在乡下拍摄的一棵尚未被春风拂绿的树。我喜欢被春风拂绿的刚刚萌芽的植物，也爱蜕去叶片的树。他们高深莫测地伫立在那里，高高的树杈间有寂寞的飞鸟所筑的巢。飞鸟会令一棵沉默的树不孤独。树撑起了飞鸟无法言说的不安，给了它们一个人类只能遥望与仰望的家园。那么，今天的我呢？一整天都像只陀螺的我，只有此刻，在翻阅照片与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才是我自己。无论多忙，我都会以与自己对话的方式，从那个如机器般高速运转的人类中，找回自己。人只有摆脱“类”的时候，才拥有自我。

我又想起在我拍照取景时，老李的话：“古人说，大道至简。”何止摄影、文学、书法，这是周易赐予我们的一条人生通用法则。瞧吧，春的展厅里不仅有好风景，还常生出直抵人心的寓意，这些，都是春的美意。



新枝 张健 摄

古道望月

谢光明

月光弥漫一缕淡淡的清香，洒在青石板古道。香气里混合着樟树花、杜鹃花和满山红的味道。夜色里，古道是一条青色蟠龙，高低起伏，翻山越壑，从东边的村庄一圈圈迂回上山，到达山顶后，环绕山腰逶迤而下，蛰伏在西边的村庄，无影无踪。

西边高田山，东边黄畚山，中间大山套小山，相隔7华里，是皖南为数不多不通公路的邻村。春节、红白喜事，两村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相闻，可是走起来却很费劲，需要翻山越岭。其实开车从高田山到黄畚山也是可以的，就是需要绕道好几十公里，因此，两地村民往来，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走山路。在山这边吃过晚饭，等月亮出来后，再回到山那边也不迟。山里人走山路，就像城里人逛马路，轻松自如，月光小狗似地陪在身边，非常黏人。青石板山路，细小舒缓，清泉缠绵左右，流水比人的脚步还慢。野草和苔藓侵蔓断垣残壁，岁月挪移过的石阶不再规整，松动着历史的印记。古道是村庄的线脚，有一种硬性的延伸，装订着遥远的传说。漫步古道，脚踏实地，从容而自在。古往今来，小道不知道经历过多少风雨，现在，春天的夜晚，它就像睡着的婴儿，月光轻轻覆盖在身上。

女儿从国外回来，拜访黄畚山的小姨。吃过晚饭后，女儿说想从古道走回高田，因为有好多年没有亲近过它了。古道是娘家的一部分，也是乡愁的一部分，它总是在女儿的梦里带她回家。这条路，我走过无数遍，记得女儿小时候经常生病，有时连夜背她去看病。今夜，月光皎洁，若有若无的晚风，清新丝滑的空气，新绿的嫩叶像闭眼的睫毛，宁静安详。古道和两旁的高山与树林已进入梦乡，唯有月亮不眠，荡漾着明亮的月光。我们的脚步在寂静的山坞里，显得异常喧响，就连走路带动衣服的声音都显得很吵。身边的树丛，远处的山峰都竖着耳朵，关注一对父女行走在月色下的古道。月明星稀，周遭是一个黑白不太分明的世界，朦胧而神秘。树影幽暗处，昆虫开始轻轻吟唱春曲。潮湿的石罅里，滴出来的水滴，像钟表叮叮咚咚作响，只是时间满了半拍。

女儿漂洋过海，走过万水千山，现在，攀爬家乡的古道，还是显得很吃力。她走在前面，突然停下脚步。原来，一块大石板上缀满了落花花瓣，一片片清晰可辨。头顶一树山樱斜逸而出，月光镀在花瓣上，银亮而柔软。环境幽静而不幽寂，苍茫而不苍凉，古道，一路牵引着我们到了山顶。山顶圆月高挂，像一朵恣意盛开的山花，四野安静。落花与月色，如出一辙。古道望月，寂静的绚烂，美好并不张扬。夜晚是黑与白的完美融合，生与死的完全平和。人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人生有时就是月光下的山路，看似荆棘丛生，前途未卜，实则曲径通幽，宁静恬适。

村庄是一本古籍，封面月明星稀，点缀着绿色的绫子。东西两边村庄，亮着微弱的灯火，与天空繁星相互映照。此刻，天地仿佛换了位置，天空是一片深邃的大湖，寥寥星辰是农家倒影湖心的灯火。湖畔一轮明月，一朵盛开的晚花，人间最美的景色。古道望月，月笼轻纱，我的内心无比透亮。

春来发几枝

张桂香

香樟绝情

我是在这个春天才知道，香樟是无情的。

你注意过香樟落叶吗？就在这个春三月，就在春花烂漫、鸟儿啁啾时，满树旧叶换个干干净净，满眼都是刚坐上去的“新客”，它们是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。

三月的桃花风轻轻一吹，香樟树摇啊摇，老叶子落啊落，新叶子挤啊挤。等到某一天，香樟树开花了，花香得要命。那是香樟树在举着香槟对着天空，对着长风，对着身边的李和桃，炫耀自己喜获新欢。

那落了一地的叶子，每一片，曾经的每一片啊，都陪他经历过这人世间的狂风疾雨，对抗过艳阳炙烤。霜雪来时，那些叶子把他紧紧拥在怀里，他才挺过一冬。如今，春来了，他竟赶紧新人换旧人。

桃李也一年一落叶，只是落于去年秋；去冬所有的霜雪，桃李都用自己身躯扛。只有香樟，每一片共过患难的叶子，都不能和他共享春日枝头上的荣耀。那枝头上的新客啊，明年的今天，你们也会让位于明年的新客。香樟向来如此绝情！

听说有的地方家里生女儿会栽几棵香樟，姑娘出嫁用这香樟做箱子作陪嫁。只是这薄情的香樟啊，怎么能盛得下姑娘一番情谊。

海棠不幸

今年公园的花开得快，三月中，玉兰谢了，李花谢了，桃花谢了，垂丝海棠也垂下了。幸好几株白海棠还在开。

有一对夫妻在遛狗，狗歪歪扭扭地奔，女人歪歪扭扭地跟。走到海棠树下，女人伸手折枝。女人力气小，狗力气大，狗拉着她踉踉跄跄走了。男人

停下，折了一长枝，枝上花旺。我没有用海棠花插过瓶，不知瓶中海棠是否妩媚。一枝海棠能被爱花的人采回家，也算不错的归宿。

男人从我身边过，余光中，我见他正用灵巧的手指慢慢掰下每一片叶子，每一朵花。嗯，是的，每一朵花，每一片叶子——原来，他们夫妻俩只是缺根遛狗的棍子。

这就是苏轼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的海棠，这就是林黛玉赞她“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香”的海棠。她的枝条笔直的，身形秀颀，是个倔强的样子。可她没曾想，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根遛狗的棍子。她会在狗上楼时，被男人扔进楼下的垃圾桶。幸亏海棠无心，不然她要在垃圾桶里饮泣到半夜。

男人和女人在前面继续遛狗，我却走了另一条路。

幸福无声

朋友来家做客，送我一盆幸福树。三小棵栽在一个黑釉瓷盆里，小巧精致。

我对养花外行，我们家的绿植盆栽养不养得活，全凭它命硬不硬，我有点替幸福树担忧。夏去秋来，其中两棵渐渐萎了。

正月里，大雪初霁，想到朋友说幸福树是喜阳的，于是端它到阳台上晒晒。哪知一周下了，仅剩的一棵，叶子有点蔫。我赶紧移它到室内花架上，一丛鸭跖草遮蔽着它。一个普通的春日午后，我打它身边过——天！幸福树发了两条长长的新枝。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有光泽，那种属于生命的光泽。它新生了！

所以，朋友们，幸福有时候是悄悄道来，偷偷地来，无声无息地来，你不要急哦。